

重点阅读

故宫人的时代雕像

——祝勇长篇历史小说《国宝》阅读札记

□王芳



《国宝》三部曲，祝勇著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25年1月、2026年3月

春节人欢马叫，我屏蔽一切干扰，把自己沉浸在祝勇新作《国宝》中。我熟悉他的文字，也曾以其为模板，书写自己的天光日月。《国宝》共三部，日夜展卷，随着故宫人和一万多箱国宝的命运起伏跌宕，几番流泪，几番叹惜，随读随记，权作小评，与诸君分享。

《国宝·第一部：千年丹青》。读完心绪难平，这珠玑锦册仿若暗夜里驰过的浩荡长风，仿若故宫宫檐下跌落的沉静厚雪。大时代下的人，微小得若尘世颗粒。

故事从主人公那文松迈出家门开始，以一句“此生再也没能踏进这个门槛”定下基调。小说貌似以两条线展开，一条是物——也就是故宫人倍加珍惜的文物为线索，指向狭义的南迁路径；一条是人——也就是把古物视为生命的故宫人。两条线时而交汇、时而分离，物与人、动与静，都让人悬心牵肠。

若说人这条线上，那文松是主干，那么他的妻子、弟弟、同事，就都是枝条。他们颠沛流离，深陷阴谋诡计，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，却又时时向着光明奔赴。还有那些为利益而舍弃人性、囿于时代局限的人，不得不屈节的朋友，嘴角阴鸷的要员，凶猛而来的蛮族，也是这树上的枝条。他们共同构成了一棵有血有肉的人之树，这棵树干、枝叶齐全的树，就是世界——一个光怪陆离又不乏温情的世界、一个民族遭难的世界。

当故宫老院长易东篱凋零于南京的破屋，当那文松与妻子擦肩而过，我们不由得掬一捧泪，深恨这个时代与命运的残酷；当那文松他们在乱世中执着追寻文物而去，我们又不自觉地坐直腰杆，感念他们从未丢弃的气节与大义。故事推进张弛有度，紧张处让人难以呼吸，松弛处又可会心一笑，引人废寝忘食、爱不释手。

这是故宫人才能写出的故宫之书。千年丹青信手拈来，鉴定之法、修缮之术、历代名人名画这些硬知识，都软软地栖居于故事之中，让人在体味个体命运的同时，便可顺带习得相关的技术与艺术。连比喻都成故宫式的：常知白头发都掉光了，却顽固地留着一络，他便形容说，仿佛黄庭坚行草中撒出去的那一笔。他不但体会到故宫宫墙的威严，也深知古物形同风月宝鉴，映照出时代的沧桑与人性的善恶。

《国宝·第二部：万里河山》。国宝的命运并未停留在南京，还要继续南迁——也就是书中所说的广义上的南迁。一路途经洛阳、潼关、西安、宝鸡、汉中、成都、峨眉……炮火纷飞中，故宫人犹如仓皇辞庙，踏上了千里逆旅。

“家破人亡的故宫人，又有谁没有经历过长夜痛哭呢？”那文松和梅遇影即便相守在一起，也难以医治彼此内心的创伤，看到这里，泪水不禁潸然。但这还不是最戳人的地方，最让人伤痛的是梅遇影与六岁的那小童被迫分离——六岁的孩子，要独自面对兵荒马乱的世界。此处落泪，不仅源于母性的共情，更因为在那个乱世，没

有人能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。相较于第一部，我能感受到作者运笔不再刻意克制，变得相对自由舒展，却没想到迎来的竟是一个又一个死亡。死亡把时代的原罪赤裸裸地呈现在眼前，我们却无法为其写下一句合适的判词。

当大段笔墨落在北平的命运上时，我便猜想，小说将要讲述北平与南迁两条线的人物命运。读到第五卷，我的直觉得到了印证——依然是人与物两条线并行。泣血与死亡，是那个时代人们的宿命；与此同时，我仿佛也看到了古物的恐惧、憋闷与忧愁，听到了古物破碎时的呻吟。人与物血肉相连，命运与共，每一次别离与损毁，都让人肝肠寸断。

古物在呻吟，却也有着倔强不屈的风骨。古物中的古人和古物本身，也在默默守护着身边的人——不仅仅是一艘船侥幸未撞上乐山大佛这一件事，还有相关人员的多次绝处逢生、柳暗花明。我始终相信，许多古物都是有灵性的，这是我这些年写作、行走所积累的感受，而这本书更是把这种感觉写得淋漓尽致、坚定有力。

《国宝·第三部：亿兆斯民》。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那文松从台湾回来了，终于与梅遇影团圆——这呼应了第一部开头，古物装箱离开故宫、离开北平的场景，是一种圆梦的象征。自从当年两岸相隔，这样的团圆，是太多人未能实现也无法诉诸口的心愿。

可那些古物，却没能实现这样的团圆。自1933年离开北平，历经25年的颠沛流离、生死考验，大部分古物终于回到了它们的出发地，可还有一部分辗转抵达台湾，与一部分故宫人相依为命，从此人与物，都再未能归来。原来，古物也有悲欢离合，离殇萦绕在每一件海峡两岸的古物心头。那些静止的器物，与人一样，满身伤痛。

我坚信自己的感受：能让读者潸然泪下、能让人听见古物离殇的文字，作者一定曾垂泪对孤灯，否则，便无法深入时代的肌理，书写出每个人物的复杂心路历程。我们在这时代命运的交响与跌宕中，体察着与古物相关的人物命运流沙，感受着民族存亡之际的不屈抗争，触摸着自新石器时代以来，文明缓慢积累的繁花，何以能在乱世中生息不息。

古物的回归，并不代表故事的结束。第三部的核心，在于交代所有人物的命运。后半部分更是国宝故事的延伸——文物回来了，那些与南迁相关的人的结局，便是小说必须完成的使命。于是，我们知道了那文松等人的去向，也明白了文字中那股浩荡长风，如何凝结成今日的文脉雍容。

与作者的其他著作相比，《国宝》更具疗愈功能。我们需要回头看看，回到千年丹青之中，走到万里河山之间，完成自我的精神铸造，与这个时代达成和解与平衡。永远不要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，不要忘记纷乱世界中，民族之魂的所在。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创作手记

文学年谱不仅是一个人的创作史，也是一面镜子

□刘早

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编一本“年谱”？其实，我在动手编这本书之前，也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。但越是对照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，我越觉得，年谱这种形式在今天有不可替代的价值。

当下的作家研究，很多时候依赖的是作品、访谈、评论，这些都是“结果”。而年谱要做的是呈现“过程”。它不评价、不渲染，只是老老实实地把时间、事件、作品、书信、照片这些材料按年份排开，像一幅地图一样，让你看到一个人、一个作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。

刘醒龙从早期的“大别山之迷”系列，到《村支书》《凤凰琴》，再到《天行者》《圣天门口》，再到后来的“青铜三部曲”，他的写作跨越了40年，几乎每一步都踩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关键节点上。但他的很多经历，尤其是生活、工作、投稿、退稿、与人交往的细节，如果不系统整理，很容易被时间淹没，被信息流覆盖，被记忆篡改。

比如，年谱里提到，1980年他把小说《啊，罪犯》投给《长江文艺》，编辑提了4条修改意见，他不同意，就直接回信拒绝修改。这种“一根筋”的性格后来也贯穿在他的写作中——那就是对心中认定的“真实”和“良心”的坚持。再比如，他早年在水库工地当施工员、在阀门厂做工人的经历，这些看似与文学无关的生活，恰恰构成了他后来书写人民、关注良知的精神底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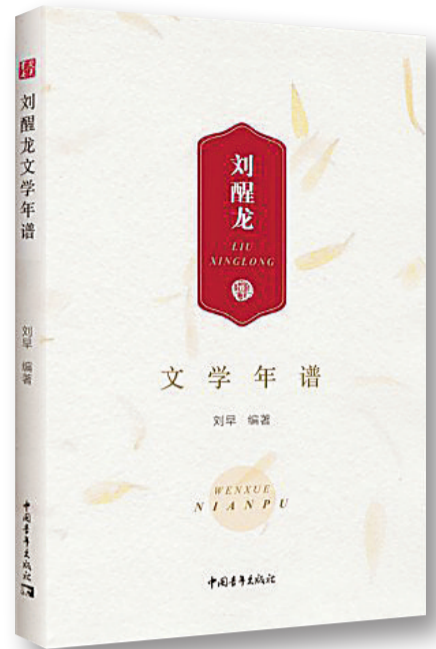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编这本年谱的时候，常常有一种“拼图”的感觉。把一张张碎片——封信、一张照片、

一篇日记、一份会议记录——按照时间顺序拼起来，再与谱主交谈，询问当时细节。于是一个立体的人就慢慢浮现出来，他不只是作家刘醒龙，他还是儿子、父亲、同事、朋友，是一个在时代浪潮中不断调整步伐，始终没有丢掉文学初心的行走者。

放眼望去，当代作家年谱的编纂目前还远远不够。很多重要作家的生平资料散落在各处，有的在作家手里，轻易不肯示人，有的在朋友那里，有的甚至已经遗失，在旧书店、旧书网上。时间不等人，很多亲历者年事已高，很多手稿、信件没有得到妥善保存。编年谱某种程度上是一种“抢救性”的记录工作，是对历史、对文学史负责任。

编《刘醒龙文学年谱》，我最大的愿望不是把它编成一本“流水账、功劳簿”，而是希望它成为一个“入口”。无论是研究者、文学爱好者，还是普通读者，都能通过这本年谱，找到进入刘醒龙文学世界的线索，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写，为什么执着于书写苦难中的尊严、困境中的坚守。你甚至能看到，一个作家的风格是如何在时间中慢慢成形、变化、成熟的。

文学年谱不仅是一个人的创作史，也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一段时期的文学生态、出版风貌、批评风向，甚至社会变迁。我希望这本书，能为我们理解刘醒龙、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段历程，提供一份扎实、可信、有温度的文本。（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）



《刘醒龙文学年谱》，刘早编著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，2026年2月

大气磅礴 雄浑壮美

——评郭保林《大江本纪》的语言艺术

□石兴泽

郭保林的创作中，既有酬世之文，也有传世之作。酬世作品重情与理，传世作品重心与魂。无论酬世还是传世，他都强调语言的力量，追求大气盘旋的华瞻与隼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。

为展现长江苍茫雄浑的壮丽景观与气势恢宏的精神风貌，表达浓郁炽烈的情感和广远深厚的思考，郭保林在创作《大江本纪》之初便明确了语言目标：致力于使每个词语都牢固地占据强有力的位置，清晰地凸显出来，虽不那么丝丝合缝、条理有致，却具有雄壮华丽的节奏。目标明确，追求自觉，加之语言天赋与数十年的创作积淀，他成功实现了预期目标。

郭保林用心筛选、精心调配，每个词语都炽热如火，坚定地占据有利位置。他是激情洋溢的诗人，开篇数语便激情澎湃，如狂风暴雨倾泻而下，热浪滚滚，令人应接不暇。他元气淋漓，拥有热烈的情感、丰富的想象和强劲的语言表达能力。他偏好宏大叙事，认为大场景能够开阔视野、拓展精神空间、赋予寥廓的想象。茫茫戈壁、皇皇草原、巍巍高山、浩浩大海、滔滔黄河、滚滚长江——这些巨大无朋、气势恢宏的山水气象，为他提供了纵笔抒怀的广袤时空。

写金沙江浪涛的笔墨颇具典型性。他纵情书写，如高山泼墨，洋洋洒洒，谱写壮烈浩歌：“雄浑的大江来到两山夹峙的峡谷，只见巨流层推进，浪涛汹涌，好像一场大决战响起的冲锋号，万马奔腾而来，飞鬃扬鬃，势不可挡。呐喊，厮杀，搏击，这是金沙江生命激情的爆发，是一场生死存亡的鏖战。”这样的语言体重、形阔、貌

展、质硬、势猛、声隆、性烈，洋溢着雄浑壮烈的浪漫主义激情。孤身奋战却不孤独，舞台空旷却不忧郁，生死鏖战却无悲戚，即便是生命破碎，也是辉煌的涅槃。

郭保林深知“修辞立其诚”。他的语言极具弹性与张力，将情感融入其中，形成明确执着的亲疏好恶：拒绝按常规遣词用字，拒绝依规范套路表情达意。按寻常规矩行文，谁都能做到；用“熟语”和“习惯用法”，虽可使作品精巧细致、光滑圆润，却如被雨水冲刷过久的鹅卵石——无棱角、无创意、无力量。他不屑于此，而是精心择选、锐意创新，用力猛、出手重，举凡遣词、用字、造句、修辞，均以有野性、有张力、惊悚骇俗为旨归。

郭保林的作品中很少出现民间土语、口语、俗语。这与他在学校机关工作、久居大城市书斋有关，也与他的语言追求密不可分。他无意疏远方言土话和群众生活语言，但书斋生活毕竟疏离了日常生活现场与语言环境，进而决定了他的语言质地与审美追求。一如他写长江源头格拉丹东的文字：“这里是一片原始的鸿蒙，是一片野性而又冷酷的土地，是一片凶悍而又孤寂的土地。”

郭保林是唯美主义者，竭尽全力追求语言之美。这种美是阳春白雪，适宜有相当阅读理解能力的读者。他走的是典雅高蹈之路，这条路走下去异常艰难，但他乐此不疲、奋力前行、矢志不移。从字词选择、词汇搭配、语法修辞到句子排列、行文造势，无不是师法古文典籍。他追求典雅，力求抵达极致，因用心而醉心，因醉心而执着，因执着而痴迷。但既无刻求之态，也

读者视点

跨时空的精神际会

——《读书，在农展馆南里10号》读后

□张志强

阅读的困境不在于阅读本身，而是选择。特别是在当下信息密集、快速更新的时代，“读什么”显得尤其重要。这时候，恰当的导向和丰富的阅读经验就十分必要。陈艳敏的《读书，在农展馆南里10号》提供的，正是一位专业出版人多年阅读、精选读物所积累的个人经验与共性认知。

这部汇集了32篇文章的书评集，呈现了作者对作家出版社出版的32部经典作品的个人阅读体悟与细读经验，是其记录下的与书相依、与文相伴的心灵独白。作者不仅带着我们邂逅了32位作家，更从个人视角品读作家的精神风采，从而汲取生命的丰盈与力量，寻得一份放心心灵的从容。

陈艳敏对冯骥才作品的品味，并不停留在对《书房一世界》《过年书》文化意义的解读，而是通过作家的生命样态，让我们清晰地领略冯骥才的文化情怀与人文精神，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与

传承，让作家的面相变得鲜活可感。作者从冯骥才的文字里，发现了作家对岁月的眷恋、对文化的忧虑及对美好事物的珍视。

在《生命朴初的烛台》这篇文章中，陈艳敏通过学者钱理群的《钱理群的另一面》，看到了这位严谨真诚的北大教授在学术之外童真的“另一面”。陈艳敏给出的感受是“美是一种直觉。相对于学者和思想者，一个审美的人，更有可能是一个和谐、美好的人”，这是她给钱理群绘制的精神画像。

同样，陈艳敏在肖复兴的《拾穗小札》中捕捉到“如一幅小品画，信手拈来，轻描淡写，却意境悠远”的言外隐喻。而在阅读董桥的《故事》中，她点出作家“依然故我，独守偏执”的个性，“把玩之余，写成文章幽幽地说开去，时光刹那便多了些散淡、欢喜和从容”。

陈艳敏温润的笔触一语道破阅读的本质：

“热爱，是一种滋养，滋养性情，滋养身心，滋养自我。”她仿佛摆上八仙桌，沏好茶，然后向我们介绍面前的精品食点一样，娓娓道来，慢声细语，却又充满独特的体验。

在她的阅读感悟中，黄永玉《见笑集》、顾城《是树木游泳的力量》、官布扎布《人类笔记》、杜书瀛《坐在汽车上看美国》，以及阿尔蒂尔·兰波《兰波作品全集》、费尔南多·佩索阿《诞生在世界的新奇中》、石川啄木《事物的味道，我尝得太早了》等，都超出了作品本身，而关涉作家生命与生活的诸多方面，读来令人耳目一新。

从王计兵《低处飞行》里，她读到的是普通劳动者的挣扎、热爱与渴望，看到的是王计兵文字里的厚重与真诚。在郑小琼《庭院的鸟群》中，她捕捉到女性作家书写的细腻与敏感，对生活的观察、对生命的思考。正是通过对这些不同领域作家的解读，陈艳敏完成了一次次跨越时空的精神际会。



《读书，在农展馆南里10号》，陈艳敏著，作家出版社，2025年9月

阅读就是相遇的过程，与智者、与心仪之人的精神会晤；重读便是与意料之中好友的相谈。（作者系文艺评论家）

在陈艳敏的文字里，她谦恭、虔敬，却也不失思考与观察，通过朴实的语言，让读者窥见作品和作家的精神世界。她为读者搭建了通往经典的桥梁，传递出纯粹而真诚的阅读态度，也提供了一套可借鉴、可践行的阅读方法，有意引导至深度阅读回归。

陈艳敏深耕书文化领域多年，她的文字洗练温润，见解独到深刻，沉静内敛。《读书，在农展馆南里10号》是她退休之际，为自己、为书籍、为那段与农展馆南里10号相伴岁月献上的一份珍贵礼物。“农展馆南里10号”对于陈艳敏而言，不仅是一处物理意义上的地址，更是她精神成长的“补给源”，是她与书籍相知相守的“精神家园”。在这里，她工作、阅读、学习，与无数经典著作相遇，与一代代出版人、作家相知，那些流淌在文字里的真、善、美，那些藏在书籍背后的执着与热爱，潜移默化地滋养着她的心灵，塑造着她的精神世界。

在许多人都被“读什么”而困扰的当下，该书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参考。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写：“随遇而谈，初心不染，我只希望书籍所承载的真、善、美、爱和光明信念得到传播和亘古传承。”这提醒我们，阅读的意义不在于读了多少书，不在于记住了多少内容，而在于它能滋养我们的心灵，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。（作者系文艺评论家）